吾人本心一腔一天一念一命若把世間生死辱榮都抹煞了誰人不是忠臣

史臠

漢司馬遷子長班固孟堅宋范曄蔚宗本史

渤海王家植批點

寺人志第六

秦中丞相趙高

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

孝子胡亥李斯本心甚明無奈刑人言語巧給此儒者所以貴擴充也

高之能動二世以奪位正坐罷侯無封後日難居手其能動二

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

世以殺修公子正坐毋書賜扶前日毋舉事耳

小人奬惑不以必然者動之即以已然者刦之可畏可畏

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嬴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

以禍福動之

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宦之廝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扵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扵心而詘扵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

案

文以近禍封之是急語

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葢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必然之效也君何

禽獸

見之曉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

大膽

只令手利害擾動他

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
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
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
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
臣皆疑焉而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
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
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慄慄惟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
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
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

此亡國之上冊而辭足聳聽

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律法○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爲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

可憐

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
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
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
臣及諸公子○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
臣不敢為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
公卿廷決事事即有誤示群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
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
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趙高常侍
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

絶妙

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見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輙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挑其怒而以語中之巧妙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不審乃使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

漢中行說

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

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
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卬於漢今單于
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
漢絮繒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
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說
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漢遺單于書以
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以遺物及
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
長大倨驁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匈奴
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
親豈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以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飲食
壯健以自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
漢使曰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盡妻
其妻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
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
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經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

既勸鄙薄漢發勸索輸繒絮米糵何也

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疎則相殺至制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使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廼稼穡也日

此終不可臆對

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中書令弘恭石顯

蕭周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

史

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

弟罪過章視周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

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

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

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模同云若

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

鄭朋楊
畏何代
無之

走將歸延陵之臯脩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

中官詆繻紳必倩我輩力謂繻紳攻繻紳上不疑也鄭朋反覆播弄舌鋒何甲亦足千古此後世言朋黨

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蟜等待詔以行汙穢不進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

姧、吠、

之始　龍湖　利口

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
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高
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
卿大夫獄宜因决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
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
如弄猿猴矣
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而朋爲
黃門郎○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
爲昭儀在内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敕宜
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

顯顓權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群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内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以間己迺時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

小人笑惑主心全看笑與泣處

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禹為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禮

典籍之多以蔡紙并鏤印兩事然多而人易視之亦其敝也

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

長樂太僕蔡倫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十九侯西鍾之變 安

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
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鄉
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
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
榮、扇動內外、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
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皇太子順帝爲濟
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
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
北鄉侯病篤、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

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斬江京
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
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懐歎憤又長樂太官丞京兆王
國並附同扵程至二十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
諸王子簡爲帝嗣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
十八人聚謀扵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夜程等共
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
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埶積
爲省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

無得搖動、閻曰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鍾下、迎濟陰王
立之、是爲順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
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内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
爲、小黄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
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
使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
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
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
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

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

五侯唐衡 單超 左悺 徐璜 貝瑗

勑梁冀兩妹為桓順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戚威震天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埶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桓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

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曰單超左悺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貝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入室、謂曰梁將軍專固國朝、追脅外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姦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

此本不足載然亦鈎黨

爲盟扵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戸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戸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戸賜錢各千五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黄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長樂太僕侯覽

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

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宮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

見鼷鼠而發機彼虓虎一怒而逝矣

會五月日食蕃復說武曰昔蕭望之困一石顯近者李杜諸公禍及妻子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罷宦官以塞天變又趙嬈夫人及女尚書旦夕亂太后急宜退絕惟將軍慮焉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黄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重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來故事世有但當誅其有罪豈可盡廢耶○龍湖○不易之論○○○○○○○○○○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誅霸及中常侍蘇

又是緩着

康等竟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發至八月太白出西方劉瑜素善天官惡之上書皇太后曰太白犯房左驂上將星入太微其占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武蕃得書將發於是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洛陽令武乃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

大是敗着可惜可惜

節輩何等猛迅不及掩耳

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
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
瑀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能湖不易之論我曹何罪
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
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普張亮等
十七人喢血共盟誅武等曹節聞之驚起白帝曰外間
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劍踴躍使乳母趙嬈等
擁衛左右取棨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
作詔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

大誤天子在渠輩手那可舉兵前此戾太子尚不可成況扵武等

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遂害勳出鄭颯還共劫太后奪
璽書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
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紹共
謝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
日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詔以少府周靖行車
騎將軍加節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率五營士討武夜
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廐騶都侯劍戟士合千餘人出
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明旦悉軍闕下與武陳對甫兵
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竇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

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
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
之皆自殺梟首洛陽都亭○(劉)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
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陳)球相結事未發球復以書勸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
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
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
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
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

謀及婦人未謀蹤矣況前此已尸王甫耶

步兵校尉亦深勸扵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扵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嘗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中常侍呂强

小人譖人工而且雅

中平元年黄巾賊起帝問强所宜施行强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遂共搆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强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黄門持兵召强强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蹇碩張讓

何進素知中官天下所疾兼忿蹇碩圖己及秉朝政陰規

誅之袁紹亦素有謀因進親客張津勸之曰黃門常侍
權重日久又與長樂太后專通姦利將軍宜更清選賢
良整齊天下為國家除患進然其言又以袁氏累世寵
貴海內所歸而紹素善養士能得豪傑用其從弟虎賁
中郎將術亦尚氣俠故並厚待之因復博徵智謀之士
龐紀何顒荀攸等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
趙忠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
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
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

筭得定

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勝親信何氏遂共趙忠等議不
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進乃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領
其屯兵袁紹復說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爲所害
者以其言語漏泄而五營百官服畏中人故也今將軍
旣有元舅之重而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
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爲天
下除患名垂後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
殿將軍宜受詔領禁兵不宜輕出入宮省進甚然之乃
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遂與紹定籌策而以其計

緩看可惜

又是婦人壞事可恨

白太后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爲中官親近至尊出入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爲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爲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爲然中官在省闥者或數十年封侯貴寵膠固內外進新當重任素敬憚之雖外收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

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入諫曰易稱
即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
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
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夫違經合道天
人所順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
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進不聽
遂西召前將軍董卓屯關中上林苑又使府掾太山王
匡東發其郡強弩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城皋使武猛
都尉丁原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太后猶

一疑事
法矣

不從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内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内和也進意更狐疑紹懼進變計乃脅之曰交搆已成形埶已露事留變生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進於是以紹爲司隷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爲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黄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黄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

文綴着

天被婦人弄壞事

文得大柄

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扵此

决之至扵再三進不許紹又爲書告州郡詐宣進意使

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

媍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媍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媍

同歸私門惟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

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

恨矣子媍言扵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

直八月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選三署

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

送瘞今欵入省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耶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等數十人持
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
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
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
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
族不亦太甚乎卿言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
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
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

殺得好

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
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素所
親幸在外聞進被害欲將兵入宮宮閤閉袁術與匡共
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九龍門
及東西宮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
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太后太子及陳留王又刼省內
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
段珪段珪等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隗
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苗紹乃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

殺得好

又殺得好

殺得更好

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同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卽車騎也士吏能爲報讎乎進素有仁恩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須而誤死者至自發露然後得免者二千餘人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奔小平津公卿並出平樂觀無得從者惟尚書盧植夜馳河上王允遣河南中部掾閔

貢隨植後貢至手劍斬數人餘皆投河而死明日公卿
百官乃奉迎天子還宮以貢爲郎中封都亭侯董卓遂
廢帝又迫殺太后殺武陽君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
敗亂

小黃門左豐

黃巾賊起四府舉植盧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中郎
將宗員副將北軍五校士發天下諸郡兵征之連戰破
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
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

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黄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

貴倖志第七

> 大膽與婁敬初上謁時同王敦袒裸登廁石家婢子卜其能作賊江克初見與劾奏諸貴正如登廁處仲

水衡都尉江克

初克召見犬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上許之克衣紗縠禪衣曲裾後垂交輸冠禪纚步搖冠飛翮之纓克爲人魁岸容貌甚壯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燕趙固多奇士既至前問以當世政事上說之克因自請願使匈奴詔問其狀充對曰因變制宜以敵爲師事不可豫圖上以克爲謁者使匈奴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克皆舉劾奏○○○○○

惜哉漢武智不逮一婢子一僉人小事小才大事假節遂貌忠直名至令父子不相保可畏也

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黄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

江君覺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
用威震京師○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
是爲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
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
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强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
輒劾以大逆亡道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
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亡莫敢訟其寃者充旣知
上意因言宮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
后遂掘蠱於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

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迺復亂

吾父子也、太子孫是遂敗

蘇子瞻曰漢武諱巫蠱之事疾之如仇讎盖夫婦君

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

夫人維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

之魁何以責其下○楢按惟奸是族人以是動之

貳師將軍李廣利

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毋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

屠得脩 好

以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人民疫病穀稼不熟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

新室賊莽

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

龍湖畫出一個道學先生

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上谷都尉陽並中郎陳湯皆當世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莽爲新都

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

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
愈爲儉約毋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
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王
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
文章孫建爲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
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
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
惑太后下用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
雉元始元年正月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群臣

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召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誠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寑置

臣莽忽隨輩列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屬有親者義不得阿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
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太后詔謁者引莽
待殿東廂莽稱疾不肯入太后使尚書令恂詔之曰君
以選故而辭以疾君任重不可闕以時亟起莽遂固辭
太后復使長信太僕閎承制召莽莽固稱疾左右白太
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太后下詔曰太
傅博山侯光宿衛四世世為傅相忠孝仁篤行義顯著
建議定策益封萬戶以光為太師與四輔之政車騎將

軍安陽侯舜積累仁孝使迎中山王折衝萬里功德茂著益封萬户以舜爲太保左將軍光祿勳豐宿衛三世忠信仁篤使迎中山王輔導共養以安宗廟封豐爲廣陽侯食邑五千戶以豐爲少傅皆授四輔之職疇其爵邑各賜第一區侍中奉車都尉邯宿衛勤勞建議定策封邯爲承陽侯食邑二千四百戶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曰大司馬新都侯莽三世爲三公典周公之職建萬世策功德爲忠臣宗

化流海內遠人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其以召陵新
息二縣戶二萬八千益封莽復其後嗣疇其爵邑封功
如蕭相國以莽爲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以故
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定著於令傳之無窮於是莽
爲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
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宫未建液廷（掖同）
尉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
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
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

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亡
德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以爲至誠乃下詔曰
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
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庭中或伏省戶下咸言
明詔聖德巍巍如彼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
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
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
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衆女公卿
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白願見女太后遣長樂

讀王莽傳須知兩截人處是一副心腸方能不爲當代所誤

說者謂莽能得人心又能用民

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見女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有窈窕之容宜承天序奉祭祀有詔遣大司徒大司空策告宗廟雜加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强之占逢吉之符也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褒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事下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封后父百里尊而不臣以重宗廟孝之至也佟言應禮可許請以新野田貳萬五千六百頃益封莽莽謙曰臣莽子女誠不足以配至尊復聽衆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

譽若卽眞後稍稍安靜必無他慮此等言都是亂賊之黨世間雖假不能眞沐猴而冠勢所必至然則唐宋何以能久隋周猶盜耳取之盜乎

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以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太后許之、有司奏故事聘皇后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四千萬、而以其三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羣臣復言今皇后受聘、踰羣妾亡幾、有詔復益二千三百萬、合爲三千萬、莽復以其千萬分予九族貧者、○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少於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痛當飲某

人不爲異以無恩澤罔結之故也

藥比客罷者數起焉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莽因
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爲買之卽日
以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始莽就國南陽太守
以莽貴重選門掾宛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
自納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
其玉具寶劍欲以爲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
瘢美玉可以滅瘢欲獻其瑑耳卽解其瑑劍鼻篆同休復辭讓莽
曰君嫌其賈邪遂椎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莽徵
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

奏丁傅罪惡莽以太皇太后詔皆免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授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爲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爲致椁作冢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椁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迺

尸律當
毅

衍火燔梓宮器物葬復奏言前共王毋生僭居桂宮
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
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
是共王毋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
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旣開傅
太后棺臭聞數里○莽乃策命孺子曰咨爾嬰昔皇天
右乃太祖歷世十二享國二百一十載歷數在于予躬
詩不云乎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封爾爲定安公永爲新
室賓於戲敬天之休往踐乃位毋廢予命又曰其以平

哭得好
也會感
動
侈大也
蹷短也
頤顧也
以氂裝
衣旋令
尺馬尾

原安德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定安公國立
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世世以
事其祖宗永以命德茂功享歷代之祀焉以孝平皇后
爲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
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百僚陪位莫
不感動○莽爲人侈口蹷頗露眼赤精大聲而嘶長七
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
時有用方技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

梂橐之類

謂鶡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

○莽憂懣不能食亶飲酒啗鰒音雹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

不復就枕矣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亶為厭勝遣使

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洿色

其周垣號將軍曰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庾刻木校尉

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

此屬不可勝記○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易稱先號咷而後笑

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迺率群臣至南郊陳其

只得哭

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旣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郎
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
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
哭爲設飧粥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爲郎至五千
餘人〇王邑王林王巡𨊠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
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犇亡
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
燒作室門斧敬法闥譁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
庭承明黄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傷心哉

宮人婦女譁譁曰當奈何時莽紺袀服帶璽韍持虞帝
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
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
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
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
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
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畧盡馳入宮閒關
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
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譁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

日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
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𨻳惲王巡戰
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
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
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
北陬間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爭
相殺者數十人

不義侯子密

彭

敘事體

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寐共縛著牀

左傳陽虎季桓子事

三人雖盜處事甚條理竊主而俟圖非偶然

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教妝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急呼曰趣爲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畱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爲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

卓乃有人心

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董卓

有司承旨奏嵩（皇甫）下吏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遂投於卓卓方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以大義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因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以屈嵩既而抵手言曰義眞犕（古服字）未乎嵩笑而謝之卓乃解

○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畊

耕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宴樂豪帥感
其意歸相歛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
爲州兵馬掾常徼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
馳射爲羌胡所畏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
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胡破之拜郎中賜
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乃悉分與吏兵無
所留○河南中部掾閔貢扶帝及陳留王上至雒止舍
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差
百官奉迎於北芒阪下故太尉崔烈在前導卓將部騎

數千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三百里來何云避
我不能斷卿頭邪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門作亂
乃爾以取禍敗爲責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我董卓也
從我抱來乃扵貢抱中取王〇乃結壘扵長安城東以
自居又築塢扵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積穀爲三十
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常至郿
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扵横門外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
地反者數百人扵坐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
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柸案閒會者戰慄亡

何進不聽袁紹張溫不用孫堅皆有主者

失七節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扵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扵市殺之以塞天變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旣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扵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

從而卓猶懷恚恨故及於難○時王允與呂布及僕射
士孫瑞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
布乎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新愈大會
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
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右騎屯
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
事使瑞自書詔以授布令騎都尉李肅與布同心勇士
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將至馬驚
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肅以戟刺之衷甲

趣史可賞

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耶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塡滿街肆使皇甫嵩攻卓弟旻於郿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暑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

事起于
卓而傕
汜鬪穴
董韓及
月操坐
收之漢
謂遂移
乃召卓
者何進
召操者
董承也
即參夷
之尚云
溥爾

漢末羣盜 傕音脚 汜音泛

李、楊

帝於是遂幸傕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傕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人和傕汜（郭）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刦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傕矢及帝前又貫傕耳傕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傕於是汜衆乃退是日傕復移帝幸其北塢惟

皇后宋貴人俱傕使尉校監門隔絕內外尋復欲徙帝

於池陽黄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

遣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

傕傕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

君觀我方畧士衆足辦郭多不多又刼質公卿所爲如

是而君茍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酈曰今汜質公卿而

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怒呵遣酈因令虎賁王昌追殺

之昌僞不及酈得以免傕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

連月死者以萬數張濟自陜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

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請傕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邁李傕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興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郿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傕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煨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煨有隙遂誣煨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煨猶奉給御膳禀贍百官終無二意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煨因欲

去帝而西楊定爲汜所遮亡奔荊而張濟與楊奉董承
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
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
符策典籍畧無所遺、射聲校尉沮儁被創墜馬、李傕謂
左右、曰尚可活不、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
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
譎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
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
與承奉共擊傕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乃得進、董

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為後距傕等復
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
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
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過河使李樂先度
具舟船舉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
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
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楊彪董承及后
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傕兵所掠奪凍

溺死者甚衆既到太陽止於人家然後幸李樂營百官
饑餓、河南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
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賦公卿以下、封
邑爲列侯、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
開府其壘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
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傕汜
等連和、傕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
服、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傕汜相攻、天子東
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

韓暹 張楊

間闕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權、韓暹遂攻董
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脩洛宮、七月、帝還至洛陽、
幸楊安殿、張楊以爲己功、故因以楊名殿、乃謂諸將曰、
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
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爲大
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隷校尉、皆
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矜功恣睢、干亂政事、董
承患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闕貢獻、稟公卿以下、
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

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
軍伏完等十餘人為列侯贈沮儁為弘農太守曹操以
洛陽殘荒遂移帝幸許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
操擊之奉暹奔袁術遂縱暴楊徐之間明年左將軍劉
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為人所殺胡才李樂留
河東才為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饑餓出至南陽攻
穰戰死郭汜為其將伍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
詔關中諸將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為安南將
軍封閿鄉侯四年張楊為將楊醜所殺以董承為車騎

曹操　韓遂　馬騰

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
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
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
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
所誅韓遂與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
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
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煨爲鴻臚病卒復徵馬騰爲
衛尉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
超與韓遂舉關中背曹操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

宗建

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
楊阜破超超奔漢降劉備韓遂走金城羌中爲其帳下
所殺枹罕隴西人宗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
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奮武將軍薊侯公孫瓚

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
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
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
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

與郿塢之訣同

鮮于劉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瓚乃居扵高京以鐵為門斥去
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
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
宣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
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扵塞表掃
黃巾扵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扵今日兵
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畊以救凶年兵法
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
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

歎

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

急、不遑啟處、烏尼歸人、濇水陵高、汝當碎首扵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扵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内出、奮揚威武、決命扵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將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扵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為屠各所殺、

前左將軍陽翟侯袁術

術雖矜名尚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偽號、滛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扵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雷薄扵灊山、復為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懣不知所為、遂歸帝號扵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彊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彊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

劉玄德失計

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
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
使劉備徼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簀牀
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因憤慨結病歐血死妻子依故
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
子耀仕吴爲郎中

缺

中郎將牛輔
輔恇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辟兵符以鐵鑕致其旁欲
以自强見客先使相者相之知有反氣與不又筮知吉

軍中有婦人其祟至此

凶然後乃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

李傕郭汜

傕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傕與汜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傕送饋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物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生嫌隙而治兵相攻

荀彧

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彧彧惡之乆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隂為之備彧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録位為宰相豈復頼女寵乎彧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彧陽驚曰昔已嘗為公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彧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待恐增内顧之念故不

果爾勝歆賊一頭

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彧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彧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彧意不同欲言之扵太祖及齎璽書犒軍飲饗禮畢彧留請間太祖知彧欲言封事揖而遣之彧遂不得言彧卒扵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彧殺伏后彧不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扵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未已

卷二